

绝色 诱惑

一个女人凭借各种权力关系和自身资源，

跻身于官场和商界而最终腐化堕落的故事；

一曲省纪委书记带领一班人，顶住各方

面压力，打击高级干部违法乱纪的赞歌！

冰人◎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纪实 变

冰人◎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蜕变 / 冰人著 .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11

ISBN 7 - 80185 - 149 - 8

I . 蜕… II . 冰…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9703 号

蜕变

冰人 著

出版发行：中国检察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100040)

网 址：中国检察出版社 (www.zgjccbs.com)

电子邮箱：zgjccbs@vip.sina.com

电 话：(010)68686531(编辑) 68650015(发行) 68636518(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 张：11.75 印张

字 数：261 千字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80185 - 149 - 8/I·10

定 价：19.80 元

检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容简介

本书真切描绘出一个靠自身能力和美色跻身于男人当权的社会去实现“自我价值”，从虚荣、要强到腐化、犯罪的副厅级女干部袁碧秋的生活轨迹。她被男人玩弄也玩弄男人，大搞色权、权钱交易，最终落入法网。同时塑造了省纪委书记童志娟这一鲜明形象，她同袁碧秋巧妙斗法，不顾私情，顶住各方面压力，最终将案件办成铁案。全书读来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令人感叹，发人深省。

I

诸葛翎裹在人流中出了莱岩站检票口，丝毫没有往日由外地回家时的喜悦。脑中又闪过往家里打电话的念头，而且比以前哪一次都强烈。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咬咬牙控制住了要去小背包里取手机的手。

但愿到了家能见到妈妈！我要扑上去抱住她脖子，捶打她的后背，埋怨她前些天怎么总关着手机不给我打电话……啊，那将是一个惊喜，会让我和她都好兴奋哪！诸葛翎在心里这么想着，嘴角现出甜甜的微笑，大眼睛顿时有了光彩，快步走向前面停车场里的出租车，钻进其中一辆白色桑塔纳。

年轻的男司机扭过脸看着她：“请问去哪儿？”

诸葛翎将小背包抱在怀里，说：“世纪桥新区。”

白色桑塔纳朝着南郊全市惟一的别墅小区驶去，车飞快地穿过市里。

诸葛翎无心欣赏街道两侧增添的楼宇、新换的铺面，离家越近心越不安。她的脸涌上了愁云，再次想给妈妈打电话，手摸到了包里的手机，还是没有拿出来。自从大前天在北方大学的宿舍里收到订购的火车票，她就一直在控制着要给妈妈打电话的欲望，生怕打电话的结果会和前些天一样，仍然是白濛的冷冰冰的声音，说你妈妈去了美国还没回来。到家后若能有个惊喜，该有多么好啊！

自从上次寒假后回校，已经快半年了，她一直没见到妈

妈。妈妈要她在学校抓紧时间学习，除了寒暑假不得回家。此刻，见母亲的愿望特别强烈，但毫无把握：妈妈一定还没回来。若回来了肯定会给我打电话。白濂虽然对我很冷，但总会把我多次来电话的事告诉妈妈。

想到白濂，她不由噘起了嘴：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作家吗？长得还算酷，就总在我面前装模作样，摆出个令人仰慕、高不可攀的样子？哼！他一定还在我家。这回我呀，一定要在他面前也作出个很高贵、很高傲的样子。哼！不像他赖在别人家里写什么长篇，喜欢我们家的环境吧？

可是，如果这样了，他会不会更加不理睬我？她用力耸了一下小巧的鼻子。不理就不理！真是奇怪，我这个一向高傲的白雪公主，竟然鬼使神差错把他当成了白马王子，要把初恋给他，而且爱得那么强烈、那么痴迷。虽然我没有向他喊出“我爱你”三个字，但他比我大 12 岁，上次的寒假里能看不出来吗？听说作家都是很敏感的，感情十分丰富，可他对我怎么好麻木的呀？

她想到在开学后给白濂写的那封情书，抿嘴一笑：那封信亏得他没收到，不然我可如何面对他？

她又想到开学后的一天晚上，白濂在电话里告诉她，说他已经处了个女朋友，叫什么贾迪莎，也是个作家，是他老家曲县的人，她顿时懊恼极了：她会比我强吗？不可能！真是讨厌！

她将白濂赶出脑海，又想到母亲，抬起手腕看看手表，已经是上午十点二十九分，不由在心里说：妈妈，你从美国回来了是吧？你若在家，一定还躺在床上沉浸在梦乡，梦到了我吗？

她知道母亲喜欢晚睡晚起，睡觉在凌晨三四点，起床要

到接近中午的十一点。妈妈会知道我在这几天放假的，真是奇怪，怎么也不打个电话问我？就是去了国外，也不能像忘了我一样，总不给我打电话呀？以前，妈妈不是这样的，至少在出国前会给我打个电话。

白色桑塔纳驶过了世纪桥，已能看到前面掩映在绿树之中的别墅群。诸葛翎顿时激动起来，看一眼计价器上的数字，从包里取出钱，放在车窗下的小台上。

妈妈！你可能还在美国吧？诸葛翎想着，心情有些沮丧，思绪一转，眼前浮现出白濂，已不再生他的气，心跳迅速加快，两腮上的酒窝儿随着笑容而加深了，眼睛充满了柔情，他的那部小说《碎片》该到高潮或者结尾了吧？

忽然，她看到迎面开来一辆灰色的轿车，开车的人是陆怀远——她妈妈的情人。

陆怀远显然没有看到她，从旁边开了过去。

诸葛翎回头看了一眼，疑惑地想：陆叔叔这是从我家出来吧？那么，妈妈肯定会在家。

白濂呢？

2 白濂正在睡觉，一阵门铃声将他惊醒。他睁开眼睛，马上意识到诸葛翎放假回来了。四天前，诸葛翎曾经来过电话，说她的放假日期是今天，当时还没拿到火车票。

他急忙爬起身，穿上半袖背心、运动短裤，跑出屋子，到了大门前打开门，顿时惊愕地站在那里。

门外停着一红、一白两辆轿车，还有两辆印有“莱岩市检察院”、“莱岩市公安局”的面包车，车前站立着好多人，身着便装的有五位，其中之一是女性，其他十来个男人都穿着警服、检察服。

白濂认出了那位身着便装、长得和袁碧秋很像的女人，是省纪委副书记童志娟，顿时神经绷得紧紧的，心里发出疑问：她带人来这儿，莫非……

童志娟向白濂走了两步，先伸出了手：“你是白濂！我们见过面的，还记得吧？”

白濂和她握手，点点头：“两年多之前，您和袁碧秋一样被评为‘莱岩市巾帼十杰’，我参加了表彰会，很想写一写您，但被您拒绝了，而袁碧秋和您正相反。所以，现在您能在这里看到我。”

童志娟说：“袁碧秋把你为她写的《盛夏里的碧秋》送给我一本。我看过了，觉得你的文笔很好。对于你现在住在她家，袁碧秋在‘两规’（即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之内交代问题）的一开始就说了，我并不感到突然。我们来，是搜

查袁碧秋家的。这是搜查证！”

袁碧秋已经被批准逮捕了。白濂马上明白，说：“我没必要看这个吧？”

童志娟说：“你是袁碧秋的朋友，在这儿也相当于给袁碧秋看家，应该看看搜查证的。”

白濂只好接过童志娟递给的搜查证，看了几眼还给她。童志娟指着旁边的一位身着警官制服的人：“白濂，还不认识吧？这位是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建同志。”

杨建不无勉强地和白濂握握手，略扬着脸，拉着长声说：“真的没有想到哇！我们莱岩著名的大作家白濂，是在这里悄悄地创作着他的美妙作品。”

白濂听出了他话里的讥讽，回敬道：“做什么、看什么，做法和看法都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对我在这儿创作，是我选择的做法，而别人的看法呢？就太不相同了！赞成，反对，奇怪，都会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在自己的生活积淀这个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

杨建一时没反应过来，等到明白了，刚要发作，童志娟已经在给白濂介绍旁边的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薛棠。

白濂和薛棠握握手，把脸转向童志娟：“童书记，请带人进来吧。”

杨建狠狠瞪了白濂一眼，跟在童志娟身后带着众人进了院子。他今年五十五岁，身材高大，腰身笔直，并没有发胖，浓眉下的两眼虽然细长但很明亮，一举一动颇有军人风度。他的脸上很平静，心里却在咬牙切齿暗骂着：白濂，你毫无骨气，甘心当小白脸儿，真是可悲到了极点！袁碧秋在床上很能折腾，她说过极少遇到让她满足的男人。你在这方面很行吧？肯定是这样，不然早让她踹了。让她为所欲为地

折磨，能给你多少钱？还是个作家呐，颇有名气，怎么活不起了吃这口软饭，还敢讥讽我？小子，别急，有你落在我手里的时候！最好是你再和袁碧秋勾搭、为她通风报信。那样，看我怎么收拾你！

这座别墅四下围有橘红色的高墙，院子较大，西为小型露天游泳池，是椭圆形的，倒映出碧天白云；东为小果园，生长着一些果树，郁郁葱葱；居中是一条石板路，两侧还有石子铺的甬道——由大门直通对面的二层小楼。

童志娟见小楼西侧是车库，走了过去，打开门，里面没有汽车。

“袁碧秋受贿的那辆本田，以前在她回家时一定就停在这儿。”杨建说着，带人进了里面进行搜查。

过了一会儿，杨建和众人出来，进了东侧已被白濂打开屋门的会客厅，只见里面富丽堂皇，有好多高级家具和电器、古玩字画及精美的摆设，特别是一尊用纯金制作、约半尺高的观音菩萨立像，还有一只用翡翠精雕的长一米多、高半米多的郑和下西洋大海船，特别引人瞩目。

童志娟亲自对金观音像、大海船进行了拍照，派人去请金、玉鉴定师来做鉴定。

杨建忽然想起来，曾经在邢惠杰家的客厅里见过这个翡翠郑和下西洋大海船，再仔细看看，从船头的几道瑕疵认出正是那一个。他没有马上说明，转身指点着屋内的摆设，苦着脸痛心疾首地说：“看看吧同志们，这座别墅连同这里的一切，不值千八百万，至少也得三四百万吧？她袁碧秋，一个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的副总经理，一个副厅级干部，每月的工资能有多少？不贪污受贿，怎能有这些？”

白濂用手向沙发示意：“童书记请坐！”

童志娟坐在沙发上，看看杨建、薛棠和自己的部下林绍友：“杨局长、薛检、林主任，开始吧。”

杨建、薛棠、林绍友带领着各自的人按已做好的分工开始了十分细致的搜查，先从会客厅开始，包括这一层的餐厅及厨房、卫生间、洗浴间和一间卧房，将价值较高的东西都进行了登记。

白濂觉得很尴尬，问：“童书记，是不是需要我回避？”

童志娟微笑了一下，说：“你先坐！在哪儿写作呢？”

“就在那儿！”白濂指一下旁边那间卧房。

“等把那个屋搜查完，你就回那儿吧。”

白濂沏了一杯茶，放在童志娟跟前的茶几上，然后也为自己沏了一杯，坐在和童志娟斜对面的单人沙发上。

袁碧秋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被捕？白濂想问，觉得不合适，索性不再想这个了，看看童志娟，为她和袁碧秋的长相很像而暗暗称奇。

两年前，白濂就已经知道，童志娟比袁碧秋大十一岁，今年该五十一岁了，但看上去，也就四十几岁。他还听说，她在十几年前丈夫死于车祸后一直独身，虽然工作很忙、很累，大概很注意面部的保养，现在也只是眼角有了浅浅的鱼尾纹，不注意看不出来。他觉得，尽管她和袁碧秋长得很相像，但她的美和袁碧秋的美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正好相反——她五官端正，气质高雅，修剪很短的头发更使她颇具女强人的风度，也若隐若现透着几分冷艳，仿佛浑身长的都是傲骨，如红梅在风雪严寒中怒放，既艳丽独特，又令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而爱说爱笑、长发飘逸的袁碧秋则是妖艳、性感、娇媚、多情，女人味儿十足，像初夏的牡丹、在水一方的马蹄莲，美不胜收，许多人都会想也都敢上前去欣

赏，而且不只是看，也会伸长脖子探着鼻子闻一闻，乃至伸手摸一摸。

他想到了童志娟的一个绰号“铜铁女人”。不知道这是谁给起的，估计是好多人的智慧结晶。这后面的三个字“铁女人”，是指她对社会中的腐败嫉恶如仇，反贪铁面无私，处事果断，雷厉风行，曾经使好几个不惜重金收买她的贪官都加重了自己的罪行。而“铜”与她的姓“童”谐音，与“铁”字相连，又有了铜铁合金的韧性，指她很讲究策略，能出奇制胜。

袁碧秋不会很干净的，确实像杨建说的，从这个房间就能看出来。如今她落在童志娟这样“铜铁女人”的手中，大概是难逃了。白濂想到这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在搜查过了旁边那间卧房之后，童志娟让白濂回屋去继续写作。

白濂坐在电脑桌前的椅子上，打开了微机，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注视着屏幕，脑袋里却很乱，怎么也集中不起思路。他知道写不下去，点燃了一支香烟，感觉脑袋更晕了，想去躺到床上，又没有动。

不久，杨建、薛棠、林绍友带人上了二楼，将那里的三个卧房、一间书房以及卫生间、洗浴间、储藏室等，和在一楼时一样，包括电冰箱、洗衣机和各个角落，都仔细地查看着。

两名鉴定师来了，对金观音、翡翠大海船进行了认真鉴定，而后告诉童志娟：金观音的价值约三万六千元；大海船的价值约五万元。

那个玉船值五万元？白濂在卧室里听到了，大吃一惊。他知道金观音会很值钱，没想到大海船更贵。他不由想到，

有一天晚上袁碧秋曾经问他，这个船能值多少钱。他说还不得一两千啊，惹得袁碧秋放声大笑，笑得弯了腰。

童志娟很客气地送走两名鉴定师，心情十分沉痛：两件工艺品，就是九万来元。袁碧秋怎会腐化到了这个地步？

她不时顺着楼梯口望望楼上。

楼上的人们还在继续搜查。

检察院一名姓武的科长从书橱下面的小柜里拿出一个文件包，打开一看，见里面夹着一个房契。他看看房主的名字大吃一惊，急忙奔向旁边的薛棠：“薛检你看！”

薛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看了片刻，快步出了屋，向对面屋里的杨建招招手：“杨局长！”杨局长走过来看了看房契，也不由心中暗惊：这事不好！会牵涉到朱书记，对我的那桩大事将很不利。朱书记不可能买吧？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脸上闪过笑容说：“给童书记送去看一看！”

薛棠道了声“对”，跟在杨建身后快步下楼。

白濂听到杨建在楼梯上叫了声“童书记”，便离开电脑桌向屋门走了几步，顺着两三寸宽的门缝看到，神情严峻的杨建到了童志娟身前，把房契双手递给她。白濂有些奇怪：拿的什么呀？

他又坐回椅子，点燃一支香烟慢慢吸着，看着屏幕听着外面的动静。

童志娟接过杨建手中的房契，看到朱子雄的名字惊鄂地瞪大了眼睛，心沉了下去，仿佛被什么重物给坠上了。

杨建、薛棠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杨建很痛心地说：“真是万没想到啊，会在这里发现这个。”

童志娟迅速镇定自己，转过目光看着杨建、薛棠：“你们二位以为，这会是怎么回事？”

薛棠沉思着说：“这确实是个谜！我想，大概是袁碧秋还有个别墅，两年前买的。问题是，房契上写着朱书记的名字，那么那个别墅便很可能是朱书记送给袁碧秋的——也不对！朱书记送给她的，会写他的名字？”

童志娟皱着眉低声说：“朱书记怎么可能有别墅？哪儿来的钱？他一直是我的老领导，我对他比较了解，他不会做出贪污受贿的事。”

薛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得去问袁碧秋。今天就得问啊！不然，明天她就去曲县看守所了。也问问朱书记吧？”

明天，袁碧秋将被押往曲县的看守所？曲县的看守所在哪儿？白濂暗问着。三天前，他才从一个朋友的口中得知，袁碧秋一直在本市的欣欣大厦里被“两规”。

童志娟忽然扭过了脸，看看白濂卧室的门，向杨建皱了皱眉，站起身快步走了过去。

白濂听到轻微的脚步声，忙把手放在键盘上敲了一下，使自动屏幕保护撤消，随即看着已写了三十多行的尾声，迅速进入情节，开始打字。

童志娟在门口停住，顺着门缝看着白濂。

白濂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凝视着屏幕，继续打字。

童志娟敲了两下门，听到白濂说了声“请进”，推门进去问：“白濂，写什么呀？”

白濂把脸转向她：“一部小说，名叫《碎片》。”

童志娟看着屏幕上的字，问了写的是哪方面内容、写到什么程度等，闲谈几句，又走了出来。她向杨建、薛棠招了一下手，将二人带到旁边的餐厅。

坐在椅子上之后，童志娟又思索了片刻，仍然压低着声

音说：“朱书记……会和袁碧秋有什么关系？”

薛棠也小声说：“我早已听过传言，说他俩关系暧昧。袁碧秋官运亨通，是朱书记提拔的。”

真会这样？童志娟很吃惊地自问。

杨建忽然想到，童志娟也是朱书记提拔的人，赶紧说：“当然，那是不可信的！朱书记很有眼光，连去全国政协工作的焦副主席，都称赞他是个识人的伯乐。”

薛棠说：“案情越来越复杂了。我们可要慎重才是！”

“房契在这里，朱书记……”

童志娟并没留意杨建的话，仍在思索着，忽然明白了，慢慢点点头：“很可能是这样！”

杨建目光射向客厅，指点着说：“那个翡翠大海船，我在邢惠杰家的客厅里见过。我敢肯定，这是邢惠杰为了得到省建三公司经理的位子，给袁碧秋行的贿。”

童志娟用疑惑的目光看了看杨建，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转向薛棠点了点头。

二楼的人们下来了，已将各处搜查完毕。

薛棠问走在前面的武科长：“没有发现新的钱和存折？”

武科长摇摇头：“还是先前搜到的那么点儿，人民币五千三百余元，存折两张，上面的金额共一万三千多，加在一起还不到两万元。这呀，大概是给小偷儿准备的。”

杨建看着童志娟说：“很显然，袁碧秋早已有所准备。她十分狡猾，把钱和存折都藏在了什么秘密的地方，不在这个别墅里。童书记，下午再去搜冠河水库边上那个别墅吧！或许，在那里能有重大的发现！”

童志娟又看了看杨建，站起身，目光转向白濂的屋门，叫了声：“白濂！”

白濂走了出来：“童书记，要走了？”

童志娟将手中的房主是朱子雄的房契向白濂晃了一下：“这个，我们要带走。还有……”

诸葛翎乘坐的车已经到了大门外。她一见家门前停着几辆车，吃了一惊，忙推开出租车门下来，盯着面包车上的“检察院”、“公安局”的字样。

妈妈出事了！她心猛地一沉，随即叫了声“不会的”，拎着小背包向院内跑去。

童志娟一出屋门就看到了诸葛翎。她又走了几步停住，注视着短衣、短裙、长发及腰、身材颀长、长得很像袁碧秋、神情十分慌乱的诸葛翎。

诸葛翎站住，目光从童志娟转向她身后身着公安、检察服装的人们，最后看了一眼刚走出来的白濂。

童志娟已经听袁碧秋说过有个女儿，马上由相貌、年龄猜出了对面的人是谁，平静地问：“你是诸葛翎吧？”

诸葛翎和童志娟对视着，想到妈妈说过有个名叫童志娟的人和她长得很像，一同被评为“巾帼十杰”，于是问：“您是省纪委书记童阿姨吧？”

童志娟笑了一下：“是副书记，童志娟。你这是刚放暑假回家来？”

诸葛翎问：“您这是……来我家做什么？”

童志娟说：“你别急。这与你无关……”

诸葛翎跺一下脚叫道：“我妈呢？”

童志娟说：“她……被捕了。”

“被捕？”诸葛翎尖叫了一声，手中的包掉在地上，只觉得眼前一黑，身子晃了一下，向旁边倒去。

站在旁边的白濂冲过来抱住她，呼唤着：“小翎！小

翎——”

童志娟也拉住诸葛翎的手：“诸葛翎！你醒醒！”

诸葛翎睁开眼睛，猛然抓紧童志娟的手：“我妈她、她是个好人啊！她会犯什么罪？不、不……一定是有人诬陷她！童阿姨，我妈跟我说过，说你是个坚持正义的人，请你给她做主啊！”

杨建向前走了两步，说：“诸葛翎！你妈妈涉嫌重大经济犯罪，我们是来搜查的。”

诸葛翎叫着：“经济犯罪？你们搞错了吧？不可能的！”

童志娟用责怪的目光瞥了杨建一眼，刚要开口，杨建又说话了，用教训的口气：“诸葛翎，你也是个大学生了，有二十岁了吧？就没想过，你妈妈她哪儿来的这么多钱，会有这么好的房子和屋内的一切？看来，你的法律意识还很欠缺。我提醒你，你必须和你的母亲划清界限，把你家的钱、存折藏在哪里，都说出来。否则，你也是犯有窝赃罪的！”

“你……”诸葛翎怒视着他，将目光又转向童志娟，两手颤抖着抓住童志娟的胳膊，哭叫着：“童阿姨！我妈她……她不会犯罪的，求求你了，救救她……”

白濂仍然扶着诸葛翎的胳膊，小声劝着：“小翎！你冷静点儿，急是没有用的。”

童志娟说：“诸葛翎，我也希望你妈她没罪，但我更相信事实。请你也这样，面对现实。别再哭了，请相信我和纪检、司法机关的人，都会秉公办案。”

白濂用力掰开诸葛翎紧抓童志娟的手：“小翎，他们还有事，得走了。”

诸葛翎又问：“童阿姨，我妈她在哪儿？我要去看她……”